

虹影

HONG YIN 著
NAXIE JUEDAIJIAREN
那些绝代佳人
【瞿庭涓 解读】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Naxiejidai Jiaren

那些绝代佳人

虹影 著 瞿庭涓 解读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绝代佳人/虹影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624-5167-9

I. 那… II. 虹…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英国—现代 ②女性—名人—
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I561.074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3202号

那些绝代佳人

虹影 著

瞿庭娟 解读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喻为民 书籍设计: 周 娟 钟 琛

责任校对: 夏 宇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张鸽盛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05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167-9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解读者声明

一、小说家虽受原型启发，得以创造人物形象，但在作品中有再创造的自由，且创造的角色独立于原型，有别于原型，更重要的是为小说的完美服务。因此，在原型和小说人物之间，不能简单地进行整体或局部对比，这是文学的常识。

二、解读者对原型的综述，均来源并局限于已公开出版的传记等文献资料，由于涉猎有限，难免错漏，如果读者或知情人，有新的考证资料或发现，欢迎与我及时联系，以便再版时修正。

三、对小说人物、原型的思想及艺术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及发挥，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小说家或出版社的立场。

瞿庭涓



目 录 contents

近年余虹研究 / 001

解读：既然没有太阳，那就睡去罢 / 014

大师，听小女子说 / 029

解读：萧红：谁人可诉 / 056

绿袖子 / 063

解读：寻找李香兰 / 134

《英国情人》之古都北京 / 140

解读：一个流散作家的内心冲撞及归属 / 173

近年余虹研究

虹影

一

只有那个年轻的邮递员，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只有他知道这个孤身老太太早就等在那里，每次不等敲门，她的门就开了；几乎白尽的头发盘在脑后，画满皱纹的脸毫无表情，接过他递上去的一沓邮件，那张脸回到更深的冷漠里。赌气？似乎人人都欠了她的信。邮递员想笑，声音塞在喉咙格格地响，他低下头赶快走开。她每天都能收到六七封信，有时更多，在这难得写信收信的街坊中俨然是邮件大户。大部分信来自大学中文系和文学学术刊物。别的老太太打麻将上戏院做气功抱孙子享清福或有幸做儿女的保姆、佣人，她不。

乌砖黑瓦的房子长满青苔，一个个小厨房伸出原就狭窄的弄堂，邮递员小心绕过破筐烂罐，每家门前放着待清理的马桶，飘来一股新鲜的粪臭，他重重地打了个喷嚏。清晨街上冲过汽车摩托的喇叭声，近在咫尺的市嚣一点一点匍匐过来。她掩上门，给自己一个听不到看不见的空间，很安谧。其实她也清楚自己不过是在内心硬撑出一片安谧。她端坐在桌前，从抽屉里拿出剪刀，小心地剪开信边，一丝不苟地把信按一定的顺序摊在桌上——按大学与学术机构的名气排，老花眼镜把她的脸推远，和纸上的字、标点符号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她有足够的耐心，取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那笔记本质地优良，硬壳绸面，内页有些泛黄，经历了不短的日月，但保存得很好。这双枯瘦的手，老年斑也没能盖过鱼鳞一样的伤疤和厚茧，仔细地编号记录信件做文章的摘要。整个阴沉的上午，密密麻麻地在老式的派克金笔下滑入清秀而齐整的字迹。

磨得光滑的椅子，残剩的漆被新漆覆盖，新漆又落入同样的地步，这恰如深渊上空肯定的决心、忍耐力的象征。她坐在这把椅子上，一个小时一个



小时，日子艰难地从黑暗中挣扎出来，又必然无可奈何地退回黑暗。日常生活中的繁琐无聊，常会带来片刻背弃荒凉悲号的黑暗，那是她不愿触动的记忆。她很少出门。一个衰弱的老女人在遍地嫩笋似的年轻女人摆动的曲线之间，逝去的年华只留下彻骨的仇恨，黄土已越过了她的胸口直扑咽喉，她对自己并没有怜惜，也没有审慎的假定。倒挂凤尾在玻璃缸里慢悠悠地游着，天生不成比例的灯笼挂在头顶，一串串水泡从一张一合的嘴里扔出，擦着灯笼散开。玻璃杯子上沿沾着细小的水粒，有的积成一滴重又掉进水中，被倒挂凤尾吸入体内。或许曾有池塘冒着轻烟雾气，越过葱绿的树丛，汇入云端。虚假的强徒，可敬的弱者，谁又会懂得呢？至少现在这小屋的薄门给她安全、自由甚至愉悦。每个阴霾的下午，重读笔记，有时按号码找出旧信，好比在泥淖的混乱里看到神示的光芒，一瞬即逝的宽慰掠过她的脸上，皱纹像燕子来去的线条，偶尔一些活泼的幻影会从官样式的句子中跳出来，她的眼睛变得像冰一样发亮，这一切在点明一个久存于心中的预兆。她干瘪的胸部触到桌沿，信从她的手中一封封摊开，如魔术师心爱的纸牌。

1

胜利东返人士，艰难蹉跎八年，见十里洋场繁华如昔，感慨油然。余某日被友强邀至卡尔登舞场。仕女衣服丽都，霓虹奇彩炫目，妩媚而睇，狐步而舞，令人心荡神迷，目不暇接。友人忽指舞池中一翩跹丽人云：知否，知否，此即沦陷期上海著名女子余虹，笔采华美，顾盼风流，人若其文，可谓才貌双全。友又云胜利后上海市党部拟检控余虹与伪逆关系。诂料接中统指令，谓余虹乃我方同志，地下工作厥有巨功，此案遂寝。嗟夫，如此天生尤物，必应乱世而生；世乱无已，未知祸将及于何人耶？曹菊仁著《文坛秘辛》，民国三十四年香港五洲书局版。第二十八则：“惊鸿一瞥见才女。”此书纸张粗劣，印数极少。惟其中涉及汪伪时期文人活动诸则，凿凿有据，似非向壁虚构。笔者曾在伦敦大学东亚图书馆珍本库见到一本，该馆拒绝笔者的复印或照相申请，无法复制供各位通人行家甄别，憾甚。

二

黑暗漫不经心地走向她，她没有点灯，一堵青灰色的墙，逐渐打开的月光像刀子插在墙上面，紧掩的窗帘难以抵挡那已经不太近的凶戾之气，隔壁

传来小孩类似笑声的哭啼，使整条里弄僵硬的外壳更加真实。她已不像当年那么害怕黑夜了，平躺在床上，她从容地回忆邮件中那些千疮百孔、但仍然挥发着墨汁香气的词句，满足的感觉便在临睡前拙笨地来到她可怜的心中。问题是她太容易被惊醒，梦与现实的齿轮相互啃咬，白发纷乱散在枕上，她隐匿在发丝之中的脸庞苍白无力。时间之流毫不退让，顽固地只朝一个方向行进，她无法控制那冰凉的流动。

敲门声是在一个初春倒寒天冷意彻骨时响起的。

她蜷缩在床上，像整脚的雕塑家堆起的塑像。不做梦。梦轻俏的拇指轮换着收集残迹，随心所欲，也可以说无意之中把她变成一个攥紧的戒备的拳头。她对自己看得清楚，同时理所当然地不想看清楚。敲门声又响起。她动了一下，并不是倨于见客，只是上床好不容易等着冰凉的脚暖和过来，不想让不速之客叫起，在这春寒之夜。室内弥漫着一股霉湿味，像监狱农场，那时她还不老，能抗得住比风寒锐利百倍的痛苦。她在小得转不开身的厨房与一间做卧室兼书房客厅的拐弯处停住了，回视房中简单的旧家具，四壁光光，如一个洞穴，在灯的阴影深处，出现一丛逐渐萎谢的桂花，绕在花的折叠之中出现了久违的歌声，就在床的那头。她为自己的下意识感到莫名其妙。今夜是有点特别。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年轻女子。

2

中国文学研究权威伯克利加州大学白智教授在《东方学报》著文讨论余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Cyril Bert, The Flapping Wings: Yu Hong the Forgotten Feminine Feminist, Oriens Extremus Vol. IV, No. 5, PP. 225—40. 该文认为中国现代女作家比男性作家优秀，男作家的灵性常被各种世俗念壅塞，或受实际政治操作所累。而五四以来女性作家冰心、庐隐、淦女士、凌叔华、张爱玲、余虹等，语言自然流动，对汉语之再生比男作家更关注。白智教授对大陆文学界重视余虹表示欣慰，并说夏志清(T. C. Hsia)五十年代末推崇张爱玲，过了二十年才在内地得到反响；他推崇余虹，仅两年就催动了大陆的余虹热，此乃中国文学之幸。



他拿起雨伞，没向我告别便离开了长椅，走出二三米远，投来厌恨的目光，那么陌生，直到这个时刻我才有些明白，一个月来他躲着我，不见我，真像曼玉告诉的一样。昨晚曼玉扔下的檀香木扇子，像她周身散发的精灵般的气息，女人比男人可爱是天经地义的呀，即使女人有这错那错，也比男人强十倍……

“你为什么要把我逼疯？你装好套子让我一步步钻进去。昨天我一个人坐黄包车去赴宴，你来晚了，拉开舞伴就在大庭广众中对我发狠。”

“怀月。”他从梦中把我叫醒，我的白纺绸睡衣被拉开，他正用嘴唇轻轻吻着我沾着点点滴滴泪水的脖子。

……

女孩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接着声称自己如何喜欢这一段。灯光照着女孩鲜红的薄毛衣，细长的脖子戴了一根银项链，五官极像某一个人，但没有那双忧郁而安详的眼睛、瘦弱细长的手指，当然也没有一张波蒂切利画中的脸。哦，波蒂切利，叠印于一层层欲死不得的痛楚的颜色之中，旋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又回复到哪里。打个比方，很像此刻她揣摸女孩声音动作的方式，女孩非要扶她坐在那把惟一的旧围椅而自己选择坐在床上，显然是想制造一种适合她们交谈的氛围，这还必须要有目光随便，那随便不是说漫不经心，而是钦佩的注视中带着亲密的自如。“金鱼真可爱，游得多美！”女孩讲话之中顺便插一句。还说下次来一定带点红粉虫什么的喂它，加上她脸上的孩童般纯洁的笑容，这一切的确把她引进了一个值得继续走下去的真实世界。她突然想到自己一生中也有过如此丽人相伴的时光，她的头昏沉沉重起来。信比来客让她轻松，信无法强迫她回复，来客就麻烦得多，难以说清深沉的健忘是时间炼制的技巧，还是应该归于有意的错误和混乱。在这样一个晚上，她的背紧紧地靠着椅子，发现自己是个完全不愿意和任何人交谈的人。

幸好，能直接找上门来的人不多，一年半载或许有一个。旧相识老友早就星散，死的死，死了不再说话；活着的，却已怨恨太多，不堪回首，各走各路。那些在办公室高声喧哗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用说见过她了。她离开时，出版社还叫做“紫星书局”，而现在名称改，领导改，同事改，地址也一改再改，旧迹在流水中销声隐匿，谁还记得一辆军用吉普把她带走的那个乱雨纷纷的早晨？恐惧自然地积留在逝去的乌有中，一年年顺

春风浮升开去。只有给她转信的门房、寄工资的出纳，知道退休名单上她现在的地址。

女孩从一个大牛仔布包里取出一本黑壳的旧相册，没有打开，而是抬起脸来柔和地看着她，说了下面这句话：

“你当然有她的照片咯？”

她没有回答这样具体问题的习惯，或者说女孩提及的名字再加以那种自然而然的神情一下把她抛到她不愿意置身的水中，那湿漉漉的滋味，需要一个人好好躲起来才能清理干净。

“没有，我没有。”她干脆而冰凉地说。

女孩分辨出她挣扎的痕迹，说对不起，我刚才忘了，都说您的材料已经全部散失。这才打开相册，挪了挪身体，把相册放在两人之间：她椅子的扶手上。

在她的老花眼镜下，一张已经很陌生的脸飘浮出来，细白的皮肤下仿佛可以捕捉新鲜的血脉，仿佛在证明具体而微的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叫唤，那个时代的装束发式，那个时代的动人青春，在这把应该扔掉的木椅的扶手上，整整半个世纪突然通过一张泛黄的照片倒翻过来，这动作过于急速、轻易、彻底，她措手不及，感到自己要晕倒。但大半个世纪的习惯指挥着她的理智。“不太清楚了，您看这四个相角，是我重新贴好的。”女孩的声音像一只小虫子嗡嗡响在她的耳边，她取下眼镜，那件紧裹在身上的丝质蓝紫花相互缠绕的旗袍与髻曲乌黑的头发变得模糊不清。女孩翻相册的手停住了，涂了浅浅一层玫瑰色指甲油的手指搁在枯黄的册页上，像一枚枚象牙别针，把她一动不动夹在那儿，她的呼吸急促起来。房里昏暗的灯光避开她，有意把她留给慢慢潜上来的黑暗。

3

现代文学史界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余虹属于“新新感觉派”，着眼于余虹继承了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努力的都市小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陈知山教授最近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余虹的小说情节紧凑，色彩浓烈，语言华美，其性描写常涉颓废而不避，与当时国统区徐訏、无名氏等人风格相近，而青出于蓝。余虹最著名长篇《霓虹之都》（1945年）以日伪期上海舞场男女情爱与政治纠葛为背景，只是一种历史“锚定”，徐訏《风萧萧》，无名氏《野兽、野兽、野兽》，也都以当时政治活动为恋爱故事背景，实为当时风气使然。余虹应视为“海派文学的最后异彩。”摘自陈知山《余虹流归派属



质疑》，《现代文学研究》第四卷第六期。陈教授以博学知名海内外，却没有指出他的理论本有实证基础：徐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于1942年才离沪，余虹创作生涯从这一年进入成熟期。每期发表余虹作品的《紫星》杂志社主持人陈雯人，曾为徐密友，当时上海报刊甚至称余虹为“紫星女”而不名，其中师承关系，极可寻味。——笔者注。

四

白色的药粒含有顽强的推动力，替她驱走了又一个无眠之夜。一个年轻女子和另一个年轻女子犹如两面相对的镜子，身影重合在一起，她躲在安眠药里装作没看见，柔软的白色房子，透明地把那个夏天的傍晚还给那个夏天的傍晚：

哦，是你，真好！她被开门声惊醒。她病了，躺在床上。空气里飘过来一片淡雅的桂花香味。你的声音甜润，说费尽力气才买到桂花，跟第一次来杂志社一样，忧郁的眼睛微显羞涩。其实打动我的不是你对我直拗的崇拜、对文学的热爱以及你的聪慧，而是你有一张波蒂切利画中的脸，从海波声里诞生的女神，那致命的脸啊！

玻璃缸里两条珍珠凤尾相对嬉戏。你看着看着掉下眼泪。当我告诉你，我的未婚夫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其实他从来也不是你的障碍。好吧，他离开了我，你来了。夜上海夜上海，你偷走了我的心。

……全是因为有了你还是其他？

全部，像你的全部一样。温情脉脉的歌声抚摸着一双握着的手，女人们特殊的语言相互探望，孤独缩小体积，内疚地把光线投向玻璃缸里的鱼儿。好的，就这样喃喃自语：一个美丽又格外伤感的时刻为什么应该停止？

中午太阳直射下来。屋子里的霉味固执地盘桓在衣服被子鞋家具三合土地面上，附在她一身松弛的皮肤上。快七十岁了。老编辑中，通家多矣，专家难寻。“详尽地占有史料”这专家第一要求，她当之无愧，而且旁人难以超越，她的沉默令文学界迷惑不安，猜测纷纭。

她换了一种姿势，掩卷叹息，面颊深深的鱼尾纹，顽强地掘进，两鬓白发像晒干的麻粘在头顶。正如她惶恐地等待的，从阴暗的空间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太阳光在霉味的空气里加入使人无可奈何的压抑感，那脚步声停在了她的门口。她愿意阻止镜像与真像复合，她差不多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如果是那个女孩，哦，但愿不是她。为什么每次想到她，自己的胃便忍不住一阵抽搐，喉咙里冲上一股难闻的气味？

女孩用勺子将小红虫细心地放入玻璃缸里，倒挂凤尾过节似的穿来串去。“我给您带来我外婆的日记，”放好勺子，女孩的脸转过来，兴奋的声音在说，“您想想，我都记不清外婆是什么样子了，现在一下子知道那么多。从她的日记中我才明白你们曾是很不一般的朋友。”

似有一把锋利的锥子，逼向她，让她举手投降，一口假牙在嘴里撕着她迟钝的齿龈，不过，当女孩把一个绸面笔记本打开放到她的手中，她的心仅仅轻轻抖动了一下，而目光越过笔记本、女孩，还有她自己，于是她将本子轻轻合上，放在桌子边，希望女孩能明白这个信号。她真心地抱歉，对任何人她都如此彬彬有礼。

“你们后来再没有保持联系？真惨！”女孩问，但她没有回答。“或许她为人妻，为人母，必须切断这段经历，这真令人伤心！”并不太亮的房间，女孩站了起来，试探性地看着她与时间宁愿弯成曲面，无力却又顽固地沉默着。“是您，是您给了她许多男人都无法给的东西，在你们认识的那些年月里……”

她知道到了无法再不说话的时候了，便张开眼睛，清清嗓子，尽可能清晰地说：“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终于撬开了她的嘴！女孩异常高兴，于是滔滔不绝起来，说外婆一直感激她的长年保护，先是汉奸罪名，后是特务嫌疑，这些罪名谁受得了！虽然受尽了罪，外婆在“文革”中也不好过，弄堂里的造反派不知从哪儿搞来了材料，说外婆曾为日伪投降而痛哭三天三夜，又是破鞋交际花、资本家老婆、暗藏的反革命，每天在里弄里挨斗。

“我没有保护任何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她声音苍老，此时却很清晰，“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吧，别再绕圈子。”

女孩一时不知如何说下去是好，随手拿起绸面笔记本翻着，一张剪报夹在笔记本里，当年“评茶会”的合影，当然是她，站在中间风姿卓绝，美丽超群。女孩递过剪报让她看。她却把灯拉过来照着自己。女孩的眼神里出现了她常见到的惊骇：她的眼窝深凹，二道刀伤带着飓飓凉气侧过脖子，一清二楚，然后她举起双手：粗糙，变形，左手几乎致残，不仅手指伸不直，而且在不断地发抖。

那不是我，明白了吗？

女孩打了个冷颤：“我想您不至于说不认识我外婆吧？”





笑容又回到女孩的脸上。

4

首都大学比较文学所所长乐代韵教授《女性主义在中国》一文，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不多。大部分女作家写的仍是传统的闺阁文学，张爱玲为其成就最高者。丁玲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前驱，可惜过早转入无性别的革命文学。余虹早期的作品，如短篇集《残缺》（1942年）、中篇《两道门间的风》（1943年）强调现代女性的自由精神，以致长期被认为是黄色小说。乐代韵教授在另一文中认为黄色与否，取决于作者态度。如果性描写只是演示男性单方面的性幻想，视女人身体为工具，即黄色淫秽小说。中国小说从《金瓶梅》直至今日流行的“《金》味小说”，均属此类男子意淫式低级趣味。乐教授指出，只有心灵最开阔的女作家才能达到此境界，为女性精神找到一块福地。近年余虹生平资料络绎发现，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

五

她惊恐地转开脸。女孩带来的甚至不是昔日美好的投影，而是一种利器，粗鲁地捣碎那层薄薄的外壳，朝无法宣诸言词的根袭去。

并非往事过于沉重，她本是只有过去没有现在的人，此刻更加感到面前是条没有出路的死弄堂。人类编造的历史就是这样：从第一步开始，每一步误解都以前一步误解作依据，于是整部历史似乎事事有据。

男人不过是点缀，女人是肉中之骨。你说不走了，眼光沾有雨天的潮湿……已不可能了，什么都不可能了。这坚定不移的决心来自她内心，因此她必须坚持到底。如果脱掉这几乎终年一个颜色的青蓝衣衫，换一件稍稍鲜艳的衣服，涂一点润肤膏，或者在毫无血色松弛的唇上添两笔淡淡的口红，或许她还能自认为是那部历史的延续者？

女孩又坐到床边聊了起来，说用电脑写论文，既方便又快。然后谈到她的外婆生前一些小事，听起来不奔主题，指向却很分明。

“我明白您的心，”女孩说，“您帮助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神话，可能当初你们分手时，还有一番痛苦的挣扎，不得不各奔东西的绝望！”女孩握住她只剩指节粗大的手。年轻女人令人心醉的柔软，顺着她残破不堪的脉络，

往她冰凉的骨头袭来，她还怕自己的血脉依然热起来么？女孩善解人意地说：“你为余虹这名字受了那么多苦，历史已经把余虹推入黑洞，您不想再把她拉出来，我能理解您的心。这样安排也好，余虹，一个永恒之谜。”

的确和女孩想象的有某种类似，那最渺茫的时刻，被定格在记忆之中，从来没有淡去。但与女孩乃至人们的猜测大有出入，不仅我们没说共生同死，甚至连告别的话也没说一声，你便匆匆拂袖而去。1945年叫人透不过气的夏天，原子弹蘑菇云的影子投到上海。你审时度势，迅速嫁了人。然后那个夏天完完全全堕入了乌黑的雨水之中。你知道没有一种香气可以持续。可不，她闻到几十人同居一室的汗味，混合着开口尿桶的臊臭。劳改农场改脑改心，但改不了头顶的天空。在那个清晨突然醒来的一刻，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仍然记得那人手上钻石戒指的闪光？怎么说，你想翻开这一页？啊，这一生最残酷的玩笑！雨声塞满了她的身体，夸张地响着。

5

《文学史料》今年四期刊出《余虹生平新证据》一文：上海公安局档案处应中国作协研究部所请，从彭飞的交代中找出以下材料供本刊发表。彭飞同志解放初在华东局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1953年受潘杨案牵连入狱，1965年死于狱中。抗战胜利时，彭飞在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工作。彭飞坦白书此页题为《关于余虹》。

“1946年秋市委决议劝说大后方回来的作家停止指责沦陷区作家，消除隔阂，以利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此应让沦陷期文坛新人如张爱玲、苏青、余虹等参加进步杂志，如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柯灵的《万象》等。为此，我让郑振铎去联络这些作家。郑基本上做好了这一工作。只是有一次他来见我，说他很纳闷，搞不清余虹的情况，望地下党帮助查清。他去余虹作品出版者紫星书局，找到编辑主任陈雯人。陈年轻美貌，言词锋利。她说余虹只是个投稿者，从未谋面。郑问陈余虹地址，陈取出《紫星》账本，翻出寄稿费地址，一直是一邮局信箱。郑振铎反映说余虹风格奇异，题材颓废，作品情节隐隐约约似与政治有瓜葛，有人指为汉奸特务作品，但小说不足为凭。我将郑说的情况报告地下市委杨用同志转保卫局，请求调查。此事结果如何，杨用同志从未向我提起。《紫星》杂志政治上中间偏右，标榜纯文学。记忆中陈雯人解放后出版局留用。”

《史料》主编伍复辉研究员按：长期以来关于余虹生平传说颇多，均无佐证。此文是迄今为止惟一确实材料，足堪珍视。公安部门应文学界所请，



有选择地公布40年以上档案材料，这也是第一次，令人振奋。《史料》编者无法看到作协机关档案，那里秘密更多。彭飞这份简短之极的交代材料实为陈雯人被捕并蒙受冤狱30年之久的直接原因。陈于1953年因彭飞交代之牵连，被捕入狱，3年后，因无法定罪获释。未几，1957年，因为对肃反不满定为极右分子，再度入狱，押送青海劳改，1965年释放。“文化大革命”中因余虹汉奸嫌疑案再度收审，1982年再次因无法定罪而释放。

六

她睁开疲倦的眼睛，金鱼盂盛、温暖地升上来，它重复地翻动，柠檬黄的鳞闪着光，透过玻璃，轻轻抓了一下她的心。她放下剪刀、信。剪开和未剪开的信在桌上已堆了一大沓，既未整理又未记录，几天来她甚至不再读旧信。敲门声不过是荒唐的循环，她装着听不见，一些细小的痕迹表明，她走上了她一直躲开的残酷后面的那几步台阶，台阶如此明确，她却巧妙地躲开几十年。笑容为她的脸注上更加残损的注释。几十年来她第一次想看看自己的容颜。可是房间里却找不到一个镜子，她只能弯下腐朽的腰去拿洗脸的瓷盆，从厨房的水管接了半盆水，又倒了一些开水。

面对一盆清水，一个虚幻的人影，在她的手中摇晃不已，她的手松开盆沿，水仍平息不下来。空气里喧哗着过路人的声响，她的手放了回去，脸埋进水里，然后仰起脸来大声喘气，水顺着面颊流下，滚落。她动作缓慢地脱掉外衣，换了一件黑红花交错的夹衫，红花只是仅仅隐约可见的小圆点。她以不同寻常甚至用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心情等那女孩。

正如她所料，夜晚翻过白日，刚刚展开疲倦的一袭黑衣，女孩就来了，问她是不是病了？嘘寒问暖之际，拿出每次不忘而且包裹得漂漂亮亮的礼物。她的五成新的衣服显然让女孩很高兴，女孩的话是真心的。女孩不提前几次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她也没必要解释。

女孩开门见山说她找到了外婆的手稿，明显与余虹的诗几乎完全一样，在世的余虹诗作，她知道，不过七首。

她站了起来，把女孩给她的一页复印的字拿到桌前，拧亮台灯之后，戴上老花眼镜，娟秀的笔迹一如那张她发誓永远以陌生人待之的脸：

之后
选择一种花
比如百合
残存的恐惧后依然有淡淡的香味
可是我叙述的每一件事
显得失去了意义
从你放上来的手
我明白
天依然很黑

“您看，与《紫星》上发表的只有一二字不同。虽然有些暗示恐怕她和您两人知道。我可以想象那是一段多么美丽而惊世骇俗的罗曼史。”

她打断站到桌子背后正说得来劲的女孩：“这是她抄的诗！”

“我查过日期了，”女孩并不理睬她一脸愠色，照样温柔清晰地发出每一个音节，“我外婆的文字在前，《紫星》发表在后，肯定是她的作品，这是我外婆即余虹的确证。”

她的手在玻璃缸上轻轻摸着，如果水中的鱼儿是她，那么她就不会后悔了，是啊，你的确了不起，你总让我没有退路可走。她转过身看着女孩。背光的侧影让女孩的眼睛在神秘里闪烁。这次真的被逼到了底，几十年来没有在任何威逼下透露的秘密，有可能守不住了。这个女孩绝顶聪明。与其与之耗时间，还不如自己翻开底牌。

“好吧，既然你如此肯定，我只好告诉你，没有余虹这个人。”

“那么我外婆呢？”女孩天真但焦急地问。

“你外婆与此无关，她不是余虹，她只是常帮我抄稿。”

女孩的无邪在一瞬间全部消失，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你这么说对得起我外婆吗？”

她声音颤抖却明确：“这不是怎么说的问题，而是事实。”

“怎么知道你所说的是事实，我说的不是？或是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不是？”

“你……你放肆！”她像一片薄纸飘落在椅子上。

女孩靠近她，手放在她弯缩一团的背上，语调比先前更加温柔：“50年来这么多人对你放肆，你怎么不朝他们发火？”

停了停，女孩说知道余虹是在她们特殊感情下产生的，如果外婆能活到



今天多好，她们可以一起庆祝历史给余虹应有的地位。

她一句也未听。盘子里的罗宋汤鲜艳的色彩在晃着眼睛，她和那人离开座位，走出典雅精致的西餐厅，两人的旗袍开叉很高，碎步轻盈，高傲的脸，是的，两个人都很高傲——那每个人，或对每人只有一次的青春时代。

6

上海《文汇报》5月17日报导：历史迷雾终揭破，祖孙才女传佳话青年女诗人符蒿昨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报告会上作了《余虹身份研究》的专题报告。她在报告中用幻灯投影手稿、信件、日记、照片等，证明余虹是她的外祖母林玉霞的笔名。与余虹作品印证，无不相验，足以令人信服。符蒿准备在大量资料基础上，撰写我国第一部《余虹传》。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近年来诗名日著的符蒿表示，家传的文学气氛，帮助她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和精神追求。

七

她没能在笔记里记下这则有关余虹的新闻报道，这是她惟一不知道的关于余虹生平新资料。她的笔记本锁在抽屉里也未能取出。

玻璃缸里的水所剩无几，张着嘴呼吸的鱼是一个芬芳的象征。她心慌气促，点起了一支烟，但又按灭了。她们俩凭着外白渡桥栏望着黄浦江，她迷惑地问：“你为什么要用笔名发表呢，怕麻烦，还是开玩笑？”她对那声音摇摇头。没有一种香气可以经得住所有的雨季，但香气进入另一个身体，活下来就不一样了。

秘密之径纵横，永远把她引向歧境。历史无情，你愚弄历史，历史必反过来愚弄你。而她一生为之受苦的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名字，盘桓在她内心的抗议早已决定了输赢，谜来自于她，在她想怎么处置它时，她仍旧是它惟一的主人。

她颤颤巍巍移向床，非常小心地躺了上去。乌黑的水卷走炸裂在心底的碎片，带走了记忆中的一切，夜上海之歌也好，飘着雨点的清晨以及波蒂切利式的脸也好，都显得如此媚俗。生命轮回往返，大都一样，但是偶尔也有例外，如果适逢这千千万万的偶然，她能得到，她将重新开始一生，不伪饰不苟且，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试试，是的，一定得试试。她下决心这么做，